



本土文本

飞虹(小说)

□袁金泉

我父亲是名潜水员。
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父亲讲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条件相当艰苦,世界上公认的潜水极限是60米,可我们就不信那个邪。”父亲喝了一口老黄酒,夹起两粒花生米,继续讲道,“在苏联洋专家撤走后,我们靠自己的土专家反复攻关,终于我潜到了66米,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父亲说完后,脸色红润起来,自己“哈哈”地大笑起来。父亲那琅琅的笑声,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激荡。“大桥建成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那些洋专家不得不佩服地称赞我们把不可能的事做到了。”父亲眼里泛起喜悦的光芒,“我们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南京长江大桥铁路与公路的全线贯通!”

我那时手里正好有一个父亲买的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文具盒,大桥雄伟壮观,尤其是桥头堡上那高高飘扬的鲜艳的红旗,让我对长江大桥有了无限向往。

“哈哈——”父亲又是一声爽朗的笑。父亲的自豪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也影响着我。高考时,我毅然报考了桥梁工程专业。

离父亲建长江大桥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成了一名桥梁工程设计师,在祖国江海河湖上建起一座又一座大桥。

我梦想着有一天能沿着父亲的足迹,在万里长江上亲手设计一座大桥,让飞虹越长江,天堑变通途。

随着沪苏通大桥第一根桥桩打进长江,我的“飞虹梦”开始了旅程。

这是和父亲参与建设的南京长江大桥一样的公铁两用桥。所不同的是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路合建的斜拉桥,具有“一高、二大、三新”的特点。

父亲明显苍老了,但他执意要到工地看一看。半个世纪前的几次深潜,超负荷的高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他的的大脑,但只要一听说大桥,他就兴奋不已。

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拗不过父亲的倔强,我搀扶着父亲来到建设工地,大桥正处于桥墩打基础阶段。在大桥项目部的安排下,我带着父亲乘着作业船向着江心“巨无霸”沉井主桥墩驶去。远眺前方,一座座桥墩从江中升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施工船不停地穿梭,龙门吊塔井然矗立,江水涌动激起朵朵浪花奔腾不息。

“爸爸,我们现在看到的桥墩,是斜拉桥主塔,有325米高,相当于100层楼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高’。而两个主桥墩之间的主跨达到1092米,沉井基础有12个篮球场大,就是我们说的‘二大’,均为世界之最。”

父亲兴奋得像个小孩,“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和我们过去不一样了,科技就是力量,太神奇了!如果给我一套现代科技的潜水服,我还能潜到水下325米!”

看父亲高兴的样子,我不由得自豪起来,像小时候父亲讲建设南京长江大桥一样向父亲讲起打沉井基础的故事来。

从空中俯瞰,这座“巨无霸”的钢铁

许三(小说)

□李洁羽

我认识你,你是许三。
被称为许三的没有说话。

在雒水城,许三是颇有名气的,除了县太爷和维持会长之外,大概只有许三了。从雒水城的历史而言,县太爷和维持会长的名声与许三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县太爷等角色是要被县志之类的文献所记载,而许三却没有这资格。若县太爷等社会名流属正史,许三只能属野史。

许三在雒水城因枪法准而出名。每逢团练表演,县太爷总是把许三的枪法表演放在最后作为压轴戏。每当许三站在操练场旋体转身甩枪把百米外悬吊在竹竿上的五个小油罐一一击碎,县太爷在太师椅上总要眯着眼,颤巍巍地摇晃他那颗得意的脑袋,一群人连声惊呼:好!好!

而许三自己没觉得好在什么地方,只是在巡防之外比其他队员多了个差事,枪毙人。

一天,许三被民防团团长叫到团部。团长格外亲切地为许三倒了杯水,干硬的喉咙蹦出两个字:坐。坐。许三心里觉得有些奇怪,没坐。

许三啊,从今往后,县里刑场就派你去了,这是县太爷的意思。团长说着挤了挤眼,脸上的一块疤痕跟着耸动,想笑的脸反而使许三觉得像哭。枪毙一个人可领三大洋,许三啊,这可是个肥差,这是我在县太爷面前说了不少好话才替你争来的哟。

许三没有说话,不知怎么回答,只是不时扶正倚在肩上的枪,手下意识地抚着枪托上的扣子。团长瞥了一眼许三,有些不耐烦,傻瓜,连句好话都不会说!就挥了挥手说,去吧,以后好好干。

今天又要枪毙人了。
许三是在去常春堂替女儿抓药的路上接到传令的。

许三的女儿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总不见好。许三因枪法准,得到县太爷的赏识,才把一个丫环许配给许三的,可许三女人却不愿跟许三过贫苦的日子,生下一个女儿后就跟城里唱戏的私奔了。许三一直和女儿相依为命,谁知女儿却得了场怪病,又一次使许三落入窘境。

我认识你,你是许三。那人又说。双脚上的铁链随着他缓慢的挪动发出清脆的声响。路上刚刚冒尖的草芽被拖在地上的铁链压倒,又在铁链后面直起腰来,并在料峭的寒风中轻轻摇晃着。

许三觉得他的回话有些意思,不禁说,认识我又怎样?

哈哈,那人开口大笑,看我这样儿会把你怎样。那人说,我只是想问问你的女儿怎样啦,好些了吗?

许三觉得他的回话有些意思,又不禁问,你怎么知道?在许三的记忆中并没有这个人的印象,怎么知道我女儿生病了呢?

那人说,我怎么不知道,你家隔墙黄老伯家的狗下了三只仔我都知道,两只黑的,一只白花的,你说是不是?

这时,许三才也斜着眼打量这一步三摇的犯人。由于在牢里终日不见太阳,脸色有些苍白,下巴磕儿粗粗的胡须还黏着草屑,脸上的旧伤叠着新伤,新伤的伤口有些开裂,渗着血。

许三觉得这人有些奇怪,以前枪毙犯人少有这么怪的。许三看到犯人临死的场面多了,有些犯人临死前早在路上晕倒,裤裆里湿淋淋的,透出屎臭臭;有些犯人从牢门到刑场哀嚎不绝,哭丧求饶或骂爹骂娘。而今天,许三觉得有些

奇怪。
雒水城今天通往刑场的路上可谓戒备森严,后脸团长和两个卫兵早在城外

的刑场等候。警戒线外黑压压一片围观的人群,人群中不时传出抽泣声,那大概是前来收尸的亲属吧,许三想。

许三啊,那人说,不要再相信那些骗人的游医了,你女儿是得了肺气肿,离城三十里的何庄何汝衡老先生是位名医,他准能治好你女儿的病。那人笑着,很诚恳,说,准能。

许三心里咯噔一下,眯着眼站着注视了一会儿,看着满身满脸是伤的犯人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许三问,你是医生?

那人摇摇头,说,你要相信我,孩子的病不能再拖了。

平常许三除了在民防团做份差使,就在家给孩子抓药,煎药,照顾孩子。因为孩子才能使他的生活增添乐趣,排遣不幸和烦恼,能使他在女人背离之后看到生的希望。只是听到这犯人的话,他有些意外,他对女儿的病情一清二楚,这人是谁?

快走。渐渐临近刑场,后脸团长在前面挥手催促着。

许三,听我一句话,明天就带着孩子去吧。那人又说,我这里有一块怀表,行刑后你拿去带给何老先生,他一看怀表定能以礼相待。

许三没有说话。

所谓刑场,也就是雒水城城门外的一段城墙,之所以选择城外光天化日之下枪毙人,许三知道,这是县太爷的主意,叫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后脸团长凑过来,拍拍那人的肩膀说。

外婆(散文)

□沙道然

架子上掉下来一盒东西,滚到我脚下,在碰到拖鞋的边缘后,慢慢打几个滚,最后停在地板中央。

我拾起来一看,塑料棉签盒子里,装着满满一盒牙签:竹制的、木制的、塑料的,有的还裹着一层包装纸,都是外婆收藏的“宝贝”。

外婆有个怪毛病,只要带她出去吃饭,不管跟谁,在哪儿,吃完之后一定要顺手带走几支牙签,遇到独立包装的餐具,每人只有一根的时候,她还会用胳膊肘捅捅我,示意从不剔牙的我把自己的那根给她。

妈看见了,就说她:“家里又不是没有,带这劳什子干什么呢?”后来外婆就偷偷带,到了车上再献宝似的拿出来,挑一根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剔,我看着莫名觉得好笑。

小时候我最怕回老家和外婆一起,早上吃一锅玉米粥,淡而无味,只有咸菜佐粥,我总是闹脾气不吃,哭丧着脸以示反抗。

外婆就端着粥威肋我:“人贩子就在外面,不吃给你带走!”我哭哭啼啼

打我有印象起,外婆就是一副“灰头

土脸”的样子了,她只有那么几件衣服,裤子永远是一条黑黑的纱裤。

给她买的衣服,她都整整齐齐地叠了放在衣柜里,依旧穿从前的那几套。

去医院打点滴,到最后总要用手使劲挤压药水瓶,说是不能浪费。

以前我总是把她这些行为理解为小气、吝啬,是年轻的时候穷怕了,老来养成这样的习惯。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厌恶她。

或许在年少的眼中,外婆的朴素节俭,被扭曲成了吝啬古怪。

中国式的母亲,中国式的外婆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用农村里的话来说,就是“不识字识事”,外婆在的时候,家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她懂农村里婚嫁娶娶的各种繁琐礼仪,该请什么人,该回什么礼,人情往来,她都一清二楚。

外公脾气古怪,老家里的一切人际关系都是靠外婆在维持,她在的时候,家中傍晚,午后有些老朋友来和她唠唠嗑,但外婆去世后,家里竟冷冷清清起来。

外婆生病、住院、做手术都乖乖跟在爸妈后面,不闹脾气,知道自己病灶扩散

沉井建筑横截面就像一块蜂窝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桥梁钢沉井。钢沉井自身没有动力装置,如何在江面上将两个20多层楼高、1.5万吨重的超大型沉井从船坞平稳挪移到11公里外的指定位置?

讲到这里,我故意卖了一个关子,停了下来。

“快讲、快讲!”父亲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我给父亲茶杯里倒满水,继续介绍。

指挥部制定了多套周密方案,为了让沉井漂起来,首先,它被分割成24个大小均匀的井孔,封闭12个井孔后注入了空气;其次,为了让沉井在水中“站”稳前行,在直径达1.8米的井壁底部填充了3000吨混凝土,在沉井吃水8米后达到平衡;然后,通过8艘大马力拖轮,完成了两个桥墩钢沉井的出坞、转运、抛锚、定位。最后,分别将沉井里的泥沙吸出,促使沉井慢慢下沉,使沉井在凹凸不平的江床底保持稳定,由此扎根江底!

我看见父亲的眼眶里涌出晶莹的泪花,凝视远方。顺着父亲的目光望去,有鲜艳的党旗在两个主桥墩上高高飘扬。

那人“哼哼”两声,笑着转身举起戴着铁镣的手,努力地张开五指向着人群挥了挥手,这时人群中响起更多的抽泣声。

许三!后脸团长绷紧了脸,站在一旁叫道。

准备!放!

许三的手抖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声枪响,许三突然猛扑过去,又照准那人一枪托,那人才惊异地倒下去。许三习惯地在那人脸上摸了一下,挥手大喊一声:收尸。

后脸团长满意地拍了拍许三的肩膀,说,今天表现不错。

那犯人的东西呢?什么东西?怀表!

许三愣了愣,没拿出那块怀表。你想通匪?后脸团长一边从犯人口袋掏出怀表,一边骂道。

三年后,一支部队攻打雒水城,久攻不下。相互对峙时,只见掩体中一名穿破棉袄的队员猴一样滚藏在城下土堆的后面端起枪,一枪一个准,城头上的两挺机枪哑了,部队迅猛而上。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叫一声,那不是许三吗?

一位很有气派,模样儿颇似刑场上那名犯人的部队指挥官听到许三的名字,敏感地回过回头来,走到那穿破棉袄的队员身边弯下腰,想拉开他,只见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只怀表,身下躺着个满脸疤痕的人。

指挥官轻轻地拍了拍许三破棉袄上的尘土,又轻轻从许三的手里取下那只怀表放进破棉袄里,两眼挂着泪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到老乡那里买套干净的衣服替他换上。

也不颓唐,至少她从不放在脸上。

看着用出去的钱,她在心里也默默盘算,默默心疼,更不想拖累我们,因此后来坚决不要住院,要回家待着。

妈妈定期带她去医院治疗,她就假装生气,吐糟医院的环境,搬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巷子里,任凭谁都劝不动。

老家小小的院子里种过许多东西,花生、薄荷、青菜,但唯一不变的是墙角的番薯,矮矮的一排,没有招摇的花叶,连果实都是灰蒙蒙的,却频频出现在餐桌上,朴素的模样,但不可或缺。

外婆去世后,家里依旧每年都种番薯,但缺乏精心打理,看起来蔫蔫的,而家里的餐桌上也很久没有番薯的味道了。

再难的日子,都不要去埋怨,生活就像走路,一只脚迈出去了,另一只就要接着往前迈,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好日子。

这段话总让我黯然神伤。外婆朴素节俭了一辈子,就那么几个盼头,但是就在好日子来临的档口,没赶上,逝去在我们的生命里。

江海新韵



乡念(组诗)

□澜波

风起云涌的爱
思绪,如雾缭绕
心,悬浮在云霭之上
风来,风走,一切如故

故乡之情的潮汐,涨涨落落
在相拥与相思里
来回穿梭,甜蜜或孤寂

深情的告白,缠绵的情话
填满怅然,再酿成幸福
这世间,因爱生暖

每一次分别,都在等待
更强烈的风起云涌
爱的玫瑰
将开满故乡的田野

抵达
日子,被拉得无限漫长
直到耳畔
传来魂牵梦萦的
故乡的声音,故乡的呼吸
哪怕暂时触不可及
却任由相思铺满
安抚整片寂寥的时光

在他乡惆怅的灯光下
静谧地潜入
梦境的最深处
虔诚等待着
又一个朝气蓬勃的明天

远处的灯光
远处灯火始终明亮
又星星点点地洒落成
思绪的怅然

几缕思念,飘飘浮浮
游荡在寂寞月色之中
风的力度,无法抗拒
推动相思的旋律,起伏不断

时空,已是汹涌
让独居的黑暗藏满
漫天的回忆与遐想
如同散落的灯光固执地璀璨

沸腾
盛满情感的昨天,就像
蕴藏爱意的烙印
重重地,落入执着的意念

指尖的温度,忽地滚烫起来
这种沸腾,迅速传递到心里
心,便不知所措

藏好的思乡之情,一触即发
侵占所有的空隙
又变成了澎湃的情怀

遥远的念
疾风骤雨的夜,持续不停地
敲打着浓浓的思念
随着风声、雨声的狂烈
翻腾而涌,直逼心尖

远在他乡的时光里
常常陷入沉默的回忆
反复地徘徊在往昔情境
一次次柔软着思念的煎熬

每一寸的光阴,都撩动着
心弦的颤音,无法静默

窗外,重叠的风雨声
不断敲打着无眠的夜
还有归家的逸念

夜的波动
夜,轻飘飘地到来
独坐在一声不响的寂静里
看不见撩人的月色
心却怦怦乱跳
某种深情,倏忽闯入

耳畔,偶有车来车往
惊动隐忍的乡愁
又无休止地蔓延开来
近在咫尺,又远若天涯
在记忆的深处颤动

情绪,或上或下地波动
从今夜的孤独之间
横穿而过,点燃叠加的怀念
火热地在寂静中燃起
直击,想你

火热
岁月的柴火,未被
孤寂走过的日子淋湿
挂住温柔的情怀
落进时空熊熊燃烧

心中升腾的火焰
照亮略显苍白的过往
一度凝固的等待
臣服于涌起的激情澎湃

黄昏的时光,撩动心弦
夜色渐沉,思乡的心事深深

火的热烈便碰撞出
浓郁的炽热的念

湿润的情
深沉的地平线
早已远远退入黑夜
湿漉漉的寂静里
藏满了无声的怀念

故乡,在心间滚滚发烫
就算四周万籁俱寂
紧拥着热辣辣的回忆
再也无法入眠

日日夜夜,被拉长拉远
微不足道的空间距离
在想念的煎熬中
竟然如同天涯

潮湿的夜晚,潮湿的想念
清醒在幽深的黑暗之中
又多想直接跌入梦境
或许就能与记忆提早重逢

发酵的思念
深夜思绪,游走在酒精的余香里
一点点撩拨着心间思念
乡愁,在远处,又在咫尺之处

穿越过时光的长度
相别的岁月,漫长又煎熬
酿成了最醇香的味道

半梦半醒,可以肆无忌惮想念
在今夜,在酒意过后的潜台词里
放纵内心深处狂烈思念

就在今夜的朦胧意境里
释放着所有的对故乡的念想
带着并非酒醉的疯狂

心,始终无限清醒
对故乡的情,对故乡的思念
和微醺无关,和坠入爱河有关

我在诗意中等你
流年,平淡向前
按部就班地
从朝阳升起过渡到
午夜梦回

心中的热情
正在现实的生活
中灼灼,尘世烟火
未湮没眸中的光华

故乡闪烁出的色泽,可以染成
内心欢喜的模样
就将燃烧着的热爱
放进诗句的中央

所有途经的岁月
慢慢地都会随诗的意境
流向永远,而我在
诗意中等待重逢

迷蒙的雨夜
迷蒙的雨雾,在黑夜的寂静里
撒下一张无边无际又无形的网
走过短暂的沉默
被笼罩在雾雨中的湿漉漉

怀揣的想念,失重悬浮
游离在夜色酒湿的边缘
不可抵挡的思乡情愫,铺天盖地
用力涌向黎明

默默放下潮湿的痴妄
在这个孤独的夜晚
虔诚地穿过雨水缭绕的迷惘
在远离你的地方,无限向你靠近

时光的独白
爱的力量,如光,如阳
毫不犹豫进入我的世界
也潜入我清醒的意识
让我无畏时光在苍老
无惧光阴已陈旧

用漫长的时间来说话
告诉我深爱的理由
又或者根本不用说一个字
无限贴近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直接把答案书写完毕

我迎向思乡的情绪,也迎向自己
从未想过,却又顺理成章
蛰伏在心底多年的渴望
忽而跳到我的面前
难以置信地,如愿以偿

我在等待
这个静悄悄的夜晚
我独自一人
默默地看着远处的灯光
孤独而又热烈地
想念不变的故乡

我知道,有些想念
只是我一人的事情
甚至和故乡无关